

荒野女孩

刘畅园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装帧：刘惠民

荒 野 女 孩

刘 畅 园

黑 龙 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14—5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3 8/16 · 字数 53,000

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78,100

统一书号：R10093·334

定价：0.25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草原夜·····	(1)
	小姑娘说·····	(9)
第二章	野 兔·····	(14)
	叔叔，给我一支枪吧·····	(23)
	任 务·····	(26)
第三章	八爪龙·····	(33)
	小燕与雪橇·····	(36)
	意 外·····	(40)
	我的耳朵·····	(44)
	地 道·····	(51)
第四章	爸爸有了消息·····	(57)
	特殊任务·····	(64)
	黄的吗？·····	(67)
	哈哈，是你·····	(72)
第五章	焦急地等待·····	(81)
	三个：一个·····	(85)
	完成任务了吗？·····	(91)
尾 声	荒 野·····	(99)

一九四六年，解放战争初期。那时候我国东北的松嫩平原，还是一片漫漫的荒野，荒野里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第 一 章

草 原 夜

——月，照着她，
星，瞅着她，
姑娘多么小呵，
还只是“娃娃”。

漫漫的荒野，一望无际，草连天，天连草，这是一个野草的世界。

夏天里，蒿草蓬蓬高过人的头顶，密密层层遮住了人的眼睛，不熟悉这儿道路的人，走进去就会迷失方向。到处都是同样的野花，同样的野草，没有任何变化，没有任何标志……你走吧！几天几夜也走不出去，只有累死，饿死在这可怕的荒野里。旧年月，这

里隐藏过有名的绿林豪侠，也曾掩护过抗日健儿的不屈兵马。有谁知道，这原始的荒野里究竟有多少美丽、壮烈、神奇的故事呢！

现在，几阵秋风吹过，草原失却了绿色的温暖，变得空旷冷清又萧条了。

今夜，草原显得非常静，听不到野狼凄厉的嚎叫，也听不到狍子惊慌的蹄声，连躲在红叶下面，唧唧叫唤的小秋虫的声音也停止了。

荒原，为什么这样静？是出了什么事吗？

一群南飞的大雁起程了，它们在草原上空徘徊了几圈，嘎嘎地叫了一阵，飞远了。

大雁，你们叫什么呢？在你们徘徊的地方，留下了什么牵挂吗？

哦，在大雁落下叫声的草丛里，睡下了一个小姑娘！草原，是为了这个奇怪的小姑娘而安静下来的吗？

小姑娘，睡得正熟呢！秋风在草丛中徘徊，秋霜在空中无声撒落，她身旁的篝火却早已熄灭了。

小姑娘的一身裤褂很单薄。她象被寒霜侵袭了一只小鸟，蜷曲着身子，两只胳膊抱着双腿，下巴颏抵着膝盖，就这样，在秋草丛中一动不动地睡着。

熄了的篝火堆旁，有一个小小的铁桶，铁桶里放着一把小铁杓子。看来，这小铁桶是用来做饭，既当

锅又当饭碗用的，因为在小铁桶旁边，除了一条只能装几碗米的小布袋子外，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。

小姑娘是做什么的？她从哪儿来？又到哪儿去？她大概是走了很远的路，路多么难走，看，她那双小鞋上，糊了那么多的泥呢！

姑娘又瘦又小。有多大年纪？十二，十三，十四？噢，简直是个“娃娃”。

深邃的夜空上，一弯新月，点点寒星。月色太淡了，星光太小了，怎么会照亮这偌大的草原？在这黑沉沉的夜，迷茫茫的大草原呼呼的秋风中，小姑娘一个人孤零零地睡着，睡着……

她睡得多么安详！多放心！好象一点也不怕。真的，她一点也不怕，因为在她身旁还有一个守夜的虎子呢。

虎子，是一条猎犬，它长了一身黄色的虎皮斑纹。它比草原上的野狼小，但你可不能小瞧它。看那尖尖的竖起的双耳，紧紧闭住的嘴巴，不信吗，它折断过不少兀鹰的钢爪子，也咬断过不少老狼的喉头，它是草原上一只无敌的小老虎呢！

夜深了，更深了……

草原也象小姑娘一样，睡着了……

瑟瑟的秋风，也好似疲倦了……

忽然，咦！这是什么？什么声音？是咬着草根避

寒的小蚂蚱在打哆嗦吗？还是受了惊的小野兔子在奔跑呢？不！都不是！这是什么？顺风而来，由远而近，踏，踏，踏……

虎子警觉起来，它挺起脖子，闪动着双耳，抽动着鼻翅，那两只眼睛闪出了绿色的光亮。

听，近了，近了……

这是什么？踏，踏，踏……

……

一队挎枪的人，从昏暗中走过来。

踏，踏，踏……

踏，踏，踏……

他们来到小姑娘的身旁站下了。看见熄灭的篝火，看见小铁桶，看见小铁桶里的小铁杓子，看见小姑娘一双沾满了泥的小脚。他们惊讶得呆住了。互相用眼睛询问着：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里竟然睡着一个小姑娘！

无边的荒野，深深的秋夜，这个小姑娘的胆子有多大呀！

一个人向小姑娘跟前走近两步，想把她叫醒。猛然地不知从什么地方蹿出来一个黑影，“呜——呜——”发出一种威胁地，愤怒地嘶吼。这人吓了一跳，赶忙退回来。

众人爆发了一阵哄笑：

“哈哈，还有一条这玩艺哪！”

猎犬虎子见那人退了回去，又紧紧地依着小姑娘蹲下来。这时，小姑娘醒了，她揉了揉眼睛，翻身坐起，警觉地看着她的周围。这时人们看到了她那一双亮得出奇的眼睛。这不是一双人的眼睛，倒象在黑暗里野猫的眼睛，向人们望着时，亮得发凶。

小姑娘蹲在地上，慌忙地将她的小铁桶，小铁杓子都塞进小布袋里，然后做出了一个要逃跑的姿势。但当她在昏暗的月光下，看清了围在她四周的一圈人腿，和腿上边蓝幽幽的枪口时，她不动了，一只小手握住了腰里的小猎刀。

这时在她的耳旁，送来了一个外乡人的口音：“小顾良(姑娘)，不要怕！”

小姑娘抬起头来，眼睛盯盯地望着这个人，这个人又向他周围的人说：

“筒子们(同志们)，揍(坐)下来，听她酱一酱(听她讲一讲)。”

几个围在他身旁的人，刚想坐在地上，姑娘身旁又发出了一声愤怒的嘶吼。

“哎呀，你那狗总想咬人哪！”一个人又跳到旁边去。

小姑娘似乎被这些温和的，友善的话声所缓和，她眨眨眼睛说：

“你们不碰我，它就不咬你们。”说着用一只手斥

责地拍了一下虎子，猎犬不再嘶吼了。

“是了，是了，当然是不会碰你啦！”一个人含笑急忙回答。

过路的挎枪人，都围着小姑娘坐下。他们带着微笑，用好奇的、温和的眼光端详着她，好象在催促她：说说呀，小娃娃，你为什么一个人睡在这里？

小姑娘并不想开口，她忽闪着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，毫不畏惧地迎着向她投来的目光。她在琢磨，她在猜测，她在问自己：是胡子吗？胡子可不这么和气，是“八爪龙”的队伍吗？不！八爪龙的人都恶眉瞪眼的。那么这帮人，是干什么的呢？小姑娘又扫了他们一眼，没见过。

“喂！小孩，你……”

听到“小孩”这句话，小姑娘不高兴了，还没等那人把话说出来，她就绷着脸，严肃地说：

“我不是小孩！”

“噢，不是小孩？”那人笑了：“那你多大啦？”

“十四啦！”

“呵，十四啦，真的，这可不是小孩啦。”那人对周围的人挤挤眼睛：“对吧，同志们！”

有几个人忍不住地哈哈笑了。

小姑娘不以为然地说：

“要说啥就说呗！笑啥呢！”

“是呵，有什么笑的！”说话的人自己也在忍着笑。他说完用亲切、友爱的眼光注视着小姑娘问：“能告诉我们吗？你为什么睡在这荒草甸子里，你的家在哪？”

小姑娘嘴角仍闭着，她根本不想回答什么，她自己的事，她只让自己知道，不能轻易跟外人讲，这是爸爸告诉她的。但是这群人的眼光是那样亲切和善，她疑惑地望一望周围的人：

周围的人都是同样亲切的眼光。

周围的人都是同样微笑的嘴角。

小姑娘感到一种友爱的温暖，她那原来冷冷的面孔，有些温和了，她那忽闪闪黑亮亮的眼睛，也开始流露出信任的笑意。

停一会儿，小姑娘问：

“你是头吗？”

“头！什么头？”问话的人有些不明白。

“说话当令的头呀！”

“噢，那我就算是吧！”

“算是？那可不行，我不能告诉你。”小姑娘摇摇头。

“我是头，真的，同志们，你们说，我是不是头？”

“他是队长！”其他人兴致勃勃地插嘴给作证。

“队长？队长就是头呀！你咋还说算是呢？”小姑娘好象原谅了这位队长似地说：“好吧，那你先告诉我，

你们从哪儿来？到哪儿去？挎着枪干什么？”

队长眨巴着眼睛，望了望大家，瞧，这小姑娘还满厉害呢！倒先审问起我们来了。有趣的小姑娘，她那一本正经，等待回答的黑眼睛，使大家又要忍不住笑了。

大家笑，小姑娘也笑了。善意的笑，爱怜的笑，赶走了她心中的疑虑和冷漠。双方的笑开始互相交融了。

这是一支什么队伍，路过草原去干什么？孩子，你真的要问么？那么队长只好告诉你了。

“我们是人民的队伍，从人民中来，到人民中去，挎着枪，这是为人民打天下呀！”

“为人民打天下？！”小姑娘睁大了惊愕的眼睛，嘴里轻轻地叨念着：“人民，”“人民，”象在自己的记忆中翻找什么，询问什么。

“人民，就是老百姓，为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打天下！”队长极力向思考着的小姑娘解释。

“真的？”小姑娘突然站起来。

“是呀！”

“那，那你们是共产党？”

“对，是共产党！一点不假……”

队长的回答使大家又笑起来。可是小姑娘并没有笑。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她此刻脸上隐隐浮上来的悲酸

与痛苦，她默默地站起来，突然一下扑到队长身上，两只被蒿草划破了的小手，紧紧地抓着队长的胳膊，呜咽地说：

“叔叔，叔叔，我算找到你们啦！”

队长也吃了一惊，他紧攥着向他扑过来的双手，关切地问：

“孩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

“叔叔！”

小姑娘仰着脸，人们看见在她那双变得出奇的眼睛里，有两颗又圆又大的泪珠，停在眼角转动着。那里映着草原上的月光和星光……

小 姑 娘 说

——爸爸给我留下一句话：

“去找共产党，
他会把你抚养大。”

叔叔，你问我吗？我的名字叫小燕。它吗？它是我的小伙伴叫虎子，我饿了它能给我撵兔子吃。

我家，从这儿一直朝北走，走到大江边有个小屯子，小屯子边有一棵歪脖子老榆树，树上还有一个

老鹅窝，老鹅窝底下有个小马架子，小马架子门前，还有一个晒皮子的杆子，那就是我的家。

我没有妈，她把我生下来第二天就死了，是爷爷和爸爸把我拉扯大的。我爷爷的脾气可好啦，人家都说他象个奶奶，他喂我饭，给我梳头，还给我套鹌鹑吃。我五岁的时候爷爷也死了，是日本鬼子把他扔到大江里淹死的，因为我家藏了抗日联军。

爷爷死了，爸爸学会了打围，夏天种门前的地，冬天撵皮子^①。他走到哪儿就把我领到哪儿，我什么都会干，什么都不怕，碰上狼，我就把成捆的柴禾点着，敲小铁桶……我还能帮爸爸扒皮子。

去年，有一天爸爸从城里回家。一进屋扔下枪就喊：“小燕，快给爸爸烫盅酒，日本鬼子完蛋啦！满洲国倒台子啦！”

他喝完酒，拎起酒壶对我说：“小燕，走，咱们看看你妈妈跟你爷爷去！”

走到乱坟岗子里，在一个黄土包跟前，爸爸叫我跪下，说：“哭妈妈吧！”我哭不出来，我不想妈妈，我没见过妈妈什么样。爸爸自己哭了，他对着坟上的几棵蒿草掉了半天眼泪。离开妈妈的坟再往前走就是大江。爸爸对着江水直勾勾地看了半天，把拎来的酒壶

^①就是打猎。



里的酒，倒进大江里，让我跟他一块跪下磕头。这会儿我哭了，我记住了爷爷给我梳头，套鹌鹑吃。

从这以后，家里的客人就多起来了，他们常是半夜里来，半夜里走，干什么？爸爸不叫我知道，他们说是给穷老百姓办事……

前几天，天还没亮的时候，有几个人，横眉竖眼地把我家的门砸开了，枪口顶着爸爸的心口窝，用绳子把他绑走了。他们说穷棒子还想翻身，坐天下？真没王法了！

抓爸爸的那伙人，我知道，是八爪龙的胡子兵。叔叔，你不知道“八爪龙”吧？他是个有钱的大老爷，可有钱啦，还给日本鬼子当过大官哪！

爸爸叫他们抓走的时候，我拉着爸爸哭呵哭呵，爸爸说：“孩子，别哭，不要害怕！你去找共产党，他会抚养你长大成人！”这就是爸爸给我留下的话。

我记住了爸爸的话，可是共产党是什么呢？是人？还是个屯子？他在哪儿呀，我上哪儿去找呵？

前天早晨，有一个人路过我家门口，他推开门找水喝。我给他一瓢水，他一口气咕嘟咕嘟都喝了，他走得挺急呵，要不怎么能那么渴呢？他笑着对我说：“告诉你吧，孩子，咱们穷人的好日子来啦，共产党的军队过来了。”我急着问：“共产党在哪儿？”他用手往南一指：“在南边，不远了，就快到跟前了，你等着吧！”

说完他又着急忙慌地走了。

等，我可不能等，这个家，没有了爸爸就啥也没有了。我说：“虎子，咱们走吧，去找共产党！”

关上门，离了家就一直往南走。往南走，往南走！走呵，走呵，大草甸子可真大呵！走了一天又一宿，还看不见头，走得我又困又乏，想坐下来歇歇脚，可是一坐下来就睡着了。叔叔，我就是这样，在这儿睡着了。

小姑娘讲完了她的故事，好象忧愁满腹地深深叹了口气。

队长说：

“孩子，你找到家了，跟我们走吧！”

第二章

野兔

——她从荒野来，
难断草莽气。

队长昨天夜里，到县城去开会，天亮才回来，现在正睡觉。

小燕从外面扒着玻璃窗望了望，便从门缝里蹑手蹑脚地挤进来。她站在队长跟前无声地笑了笑。

队长睡得可真香呵！头底下枕着盒子枪，鼻子里打着挺响的呼噜，“呼——呼——”

小燕悄悄地上炕，轻轻地从墙上摘下了队长的军帽和军外衣，然后赶忙跳下炕，顺手将队长的两只鞋拾起，捂着嘴，憋着笑，蹑手蹑脚地出去了。

指挥部里静悄悄的，外面的战士们知道队长一连熬了好几夜没睡好觉，把说话的声音尽量放低。

对面屋，老班长正在给一个爬在炕上的战士，缝裤子上的口子。

突然听到外面一声喊：